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

武汉钢铁公司工人理论组

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危机研究组

当前，战后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正在迅猛地发展。它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猛烈冲击着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使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研究这场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针，加强战备的需要，是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理论、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加强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加强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研究。

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我们研究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我们揭露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继续和发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危机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的必然性。

（一）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伴侣。自从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以后，从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全国性经济危机**开始，到现在的一百五十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多次爆发过经济危机。尽管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危机的表现和具体进程有所不同，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来说，总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危机最一般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商品的生产过剩，也就是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卖不出去。由此，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危机的其他各种现象：企业开工缩短，生产猛烈下降；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工厂、商店、银行大批倒闭；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收入显著下降，生活困苦不堪。在危机时期，整个社会经济陷于瘫痪和混乱状态，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这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以前一切时代的人们所从未经历过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前，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时期，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加上战争的破坏或某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曾出现过社会生产的危机，土地大量荒芜，生产陷于瘫痪。但是，这种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严重不足；成千成万劳动人民死于饥饿，不是粮食太多，而是粮食不足。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危机才具有这样一个新的特点：一方面有着堆积如山的找不到销路的过剩商品；另一方面却是广大人民的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最近，当美国资本家把大量鲜牛奶倒入臭水沟的同时，美国工人却被迫以狗食充饥！“人民群众就因为商品生产过多而不得不过贫困的生活”。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赤裸裸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矛盾。

那末，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基本特征中去寻找答案，只能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去寻找答案。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研究问题，并作出如下科学结论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后，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各个企业通过市场联成一气，整个社会的经济融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比如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通称为第一部类）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通称为第二部类）之间，这两大部类内部各个部门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等等，都要求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没有这些比例关系，整个社会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生产的这种高度社会化客观上要求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对生产进行统一计划管理。但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却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分割开来，使生产成为每个资本家的私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完全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目的。这样，整个社会生产就处于竞争和无政府状态，随着这种情况的加剧，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就会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而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根本破坏的集中表现。可见，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之间的这一对抗性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经济危机正是在这个基本矛盾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斯大林所指出的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激化，必然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实现条件，引起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利润。为了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资本家无不极力增加积累以扩大生产和改进技术；同时，激烈的竞争也迫使资本家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是由社会客观需要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的；它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消费，而是为了适应资本增殖。因而，完全是一种盲目的趋势。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为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提供了可能性。这样，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以及投入市场的商品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市场日益扩大与之相适应，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因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

众的剥削和压榨，把他们的个人消费压缩到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千百万劳动群众消费能力的相对缩小，不仅直接使得大量消费品卖不出去，而且影响到生产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即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并进而影响到第一部类产品（生产资料）的实现。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的条件下，由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从消费品到生产资料的一切商品都难以实现，从而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资本主义生产扩大和消费能力相对狭小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矛盾。在危机未发生以前，生产的扩大已经日益脱离狭小的消费基础，但是，这时并未出现社会产品不能实现的问题，并未出现危机，而且生产还在继续扩大。这是因为：第一，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虽然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个人消费的制约，但是，由于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产品是供给本部类内部需要的，因而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脱离生产消费品的第二部类的需要和个人消费而不断扩大；第二，资本主义的商业和信用不仅会掩盖社会购买力的真实情况，并且会造成虚假的要求，看起来商品销售得很顺利，实际上它们却是大量地积存于流通领域中。这些原因造成的虚假“繁荣”，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事先是不可能看到的，因而当生产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消费能力以后，还在盲目地扩大生产。这种情况说明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并不会立即引起危机，但同时也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下，这一矛盾必然愈积愈深，日趋尖锐，而当生产过剩达到了最高限度，一旦某些主要商品找不到销路，或者某些信贷环节不能支付，很快就會引起连锁反应，于是，紧接着“繁荣”之后，生产过剩的危机就突然爆发了。

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大批企业停工倒闭，大量商品遭到销毁，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因而强制地使社会再生产各部分的比例达到暂时平衡，使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生产和市场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缓和，于是，危机过去了，资本主义生产又开始慢慢地进行，逐步高涨。然而，正是这种高涨又使新的危机的因素日益积累起来，经过一段时期，生产扩大和消费能力相对狭小的矛盾又会重新激化，从而又会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恩格斯曾经指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从以上的说明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所谓“生产过剩”，不是社会产品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就是说，这种过剩不是对劳动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的，而是对劳动群众的购买力、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的危机。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它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

（二）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不能 消除经济危机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垄断组织操纵和控制着一个乃至

几个部门的生产、价格和市场，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成为主宰一切的最高统治者。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爆发经济危机呢？为什么取代了竞争的垄断不能消除经济危机呢？对这个问题，列宁在深刻分析帝国主义实质的基础上，作了透彻而完整的说明。

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因此，作为经济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垄断的发展还更加尖锐了。垄断使“**生产走到最全面的社会化，**”但是，另一方面，“**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这样，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达到了更加尖锐的程度，从而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导致危机爆发的各种因素。

首先，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加剧了。既然垄断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竞争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也不能消除竞争。由某一个资本家完全垄断所有生产部门，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垄断组织之间、在垄断组织内部以及垄断组织和非垄断组织之间，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这时的竞争是在垄断统治下的竞争，因而更加剧烈，更加持久，破坏性也更大，“**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磨擦和冲突**”。在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垄断组织会被迫改进技术，以使用便宜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压倒对方。垄断造成的包括技术发明在内的高度社会化，为这种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结果，“**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垄断组织统治的生产部门，资本雄厚，技术优良，独占了有利的生产条件，获得很高的垄断利润，因而比垄断较弱的生产部门发展迅速得多。“**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这一切加剧了各生产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现象日益严重，而当它发展到很高程度时，就会破坏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爆发经济危机。

其次，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还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为了竞争的需要，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组织，能以巨量资本进行固定资本更新和改进技术，乃至建立技术装备更加完善的新企业，从而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把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但是，由于垄断的统治，市场的扩张更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这是因为“**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少数垄断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压低工资，剥削工人，而且在流通过程中通过垄断价格掠夺工人，技术的改进又把成千上万工人抛入失业大军，工人的处境更为困苦。少数垄断者用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或用倾销价格抛售商品等等手段，掠夺、打击农民和小生产者，使他们日益贫困和破产。少数垄断者还对中、小企业，在生产、原料、市场、信贷等各方面实行限制和打击，夺走它们的利润，促使它们破产。可见，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急剧地扩大了，正因如此，经济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更加频繁地爆发。两次危机之间的间隔时间，从过去的十年左右，缩短到现在的五年左右。

以上说明，不管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还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研究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中所作出的基本结论。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粉碎了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掩饰危机的种种谬论

“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现象”，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为了掩饰这些荒谬现象，也就制造了各种荒谬的“理论”。在危机爆发前，他们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散布“永久繁荣”降临人间的神话，并力图从经济生活中找些现象来加以“证明”。例如，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垄断资产阶级御用学者鼓吹“垄断可以消除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也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材料”，宣扬垄断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断言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垄断组织“实现计划经济，能够消除危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后，他们又起劲地叫嚣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调节经济生活”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等等。所有这些谬论，正如列宁所揭露的，完全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危机一爆发，所谓“永久繁荣”也就成了历史的笑柄。但是，这些谎言的制造者在危机中并没有消声匿迹，只不过把他们的辩护中心从否认危机的必然性转到歪曲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或者宣称危机“并非钱袋问题，乃是心境问题”，或者断言危机根源不在人间，而在天上（如太阳黑子周期出现因而危机也周期出现）；他们要么把危机的现象（如信用紧缩）说成危机的原因，要么用古老事实（如群众消费不足）来解释新的矛盾；……。不管这些奇谈怪论多么互不相同，乃至互相矛盾，但是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力掩盖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在这方面，至今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的所谓“凯恩斯主义”，要算是一个突出的标本。

凯恩斯（1883—1946年）是垄断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是个官吏兼大资本家。列宁称他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

凯恩斯为了欺骗群众，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危机的根源问题，捏造出一套辩护“理论”。他胡说什么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对消费品和对生产资料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说，是由于存在“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为了替这个结论找个支柱，凯恩斯煞费苦心地将编造出一些所谓“从先验的人性看”可以“确信不疑”的“基本心理规律”，说什么“消费不足”是由于人们不愿多买消费品而想储蓄的心理决定的，而“投资不足”则是由于资本家的市场心理由乐观转为悲观造成的。凯恩斯的这套谬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批驳了的过去庸俗经济学中的陈词烂调的杂凑而已。

对于“消费不足”论，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作过最透彻的驳斥，指出：“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用几千年一直存在的群众消费不足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凯恩斯玩弄这一手法，不仅表明他在科学上的无能，而且充分暴露出他掩盖资本主义本质的辩护士面目。危机总是在生产高潮时期突然出现的，也正是恰好劳动者就业较多、工资较高、而消费大大增加的时候爆发的，所以，就危机爆发时的情况来看，也不是简单的消费不足的结果。可见，消费不足尽管“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

件”，但不是危机的原因，“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而危机的根源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至于“投资不足”论，也同样是荒谬的。在危机期间，工厂停工，企业倒闭，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这些情况说明：危机的发生决不是由于投资不足；相反，它们恰好说明资本已经“过剩”。马克思在批判那种把危机及其各种现象归因于投资不足的谬论时写道：“把这种情况认为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是再错误也没有的了。生产资本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有了过多。这种过多一方面是和正常的但已经暂时收缩的再生产规模相联系来说的过多，一方面也是和已经萎缩的消费相联系来说的过多。”

凯恩斯用编造的心理“规律”来说明“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原因，也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老的庸俗经济学的传统手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驳倒了这类唯心主义的谬论。就以凯恩斯所说的资本家对市场的悲观心理来说，不管凯恩斯怎么诡辩，归根到底，它不过是现实中存在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资产阶级头脑中的反映，是危机的派生现象，因而不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用它来解释危机，都是倒果为因。其次，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先验的人性”，靠它来证明什么抽象的人的心理规律，更是无稽之谈。试问，对于一无所有、饥寒交迫的无产者来说，那来什么希望越来越多的储蓄的心理规律呢？把危机的根源说成是“消费不足”，而又把“消费不足”归罪于雇佣奴隶们想储蓄！这只有资产阶级的看门狗才吠得出如此令人惊奇的声音来。为了掩盖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用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的心理活动去说明社会经济问题，这表明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已经堕落到何等卑劣的地步。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像凯恩斯之流一样，出于反革命政治的需要而编造危机“理论”。在这次危机的开始阶段，他们否认危机的存在，断言这次危机只是“高涨阶段的中断”。当危机的迅猛发展打了他们一记响亮耳光以后，他们又改腔换调，抛出一个危机“质变”论。他们公然否认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胡说这次危机“不是由周期的内在因素的作用引起的”；他们完全不顾近代历史上战争往往是与危机相联系的事实，武断地宣称现在的危机“不是与世界大战相联系的”。其目的，就是要继续兜售“和平”骗局，麻痹世界人民，以便他们在“缓和”的烟幕下，加紧扩军备战，争夺世界霸权。这个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服务的危机“质变”论，比之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危机谬论，更富欺骗性，也更加反动。

二、资本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危机及其引起的政治变革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近一百五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就是一部周期性经济危机日益频繁爆发和不断加深的历史。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激化，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驱使帝国主义企图从战争中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这一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核心，对于我们观察当前国际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

1825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首先在英国爆发。整个十九世纪，先后共发生八次经济危机，周期平均为十年左右。

英国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最早发展的国家，十九世纪初期已不止一次发生个别工业部门生产过剩的危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起来，1825年终于爆发了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期间，英国生产下降8.3%，消费品生产下降13.9%；75家银行和4,000多家工商企业倒闭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在业工人工资大大下降。在兰开夏、伦敦、格拉斯哥等工业中心先后发生大罢工。

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1836年，资本主义的首次经济周期结束，英国发生新的经济危机，1837年美国也跟着陷入危机。

1847年的经济危机从英国开始后，迅速扩展到美国 and 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危机期间，英国工业生产下降2.8%，消费品生产下降10.6%。在法国，法兰西银行的业务缩减三分之一，巴黎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3.7%。在危机打击下，普鲁士的煤产量降低8%，德国的棉花和棉纱消费量减少35%。

恩格斯指出：“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1847年的经济危机，继1845年、1846年欧洲严重的农业歉收之后，更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灾难，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大陆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危机期间，法国巴黎一处失业者就超过十万，广大工人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普鲁士数以万计的工人也被赶出了矿山和工厂。两国饥民遍地，农村凋敝，众多的手工业者惨遭破产。“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成为“二月革命的基本动因”。法国工人多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资产阶级转嫁危机，反对七月王朝暴政。德国工人也不断掀起罢工斗争和示威，并强烈反抗反动当局的武装镇压。同时，饥民暴动遍及两国，越来越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质。经济危机空前激化了阶级矛盾，加速了革命的爆发。1848年1月西西里起义，跟着法国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在二月革命的推动下，维也纳和柏林举行了胜利的三月起义，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欧洲大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是1848年革命的高潮。起义者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英勇战斗。六月起义虽因双方力量过分悬殊而遭到失败，但正如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高呼的“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185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其后在1866年、1873年、1882年和1890年又相继发生四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1873年的经济危机，是十九世纪范围最广、程度最深、持续最久的一次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以维也纳的交易所崩溃和纽约金融市场风暴为先导首先在美国出现，接着象雪崩一样扩展到整个欧洲，并波及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国家。危机和危机后的萧条阶段持续五年以上。这次危机，促进了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列宁在分析垄断组织发展史时指出：“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过广泛的发展。”在危机期间大批小企业破产的基础上，生产和资本加速集中，垄断组织相继建立。以

后，经过1882年、1890年两次经济危机，各国垄断组织得到广泛的发展，资本主义加速进入垄断阶段。

（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和加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把生产社会化的全部成果攫为己有，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剥削压迫百倍加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增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经济危机越来越深刻。

二十世纪初，垄断统治刚刚确立，就接连爆发了1900至1903年和1907年两次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1900年至1903年的危机持续了三年多，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受到沉重打击。危机期间，美国和欧洲各国的生铁产量分别降低10%左右，德国和法国的棉花消费量各缩减10%以上。第一次发生经济危机的日本，生铁产量下降近一半，棉纱产量减少14.8%。1907年危机虽然时间较短，但各国一系列工业部门生产下降幅度更大，美国生铁和钢减产五分之二，车厢制造减产四分之三，德国造船业减产三分之一强，英国和日本的造船业各减产一半左右。

1900年至1903年和1907年的两次深刻危机，促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

首先，危机“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促成垄断组织统治的确立和巩固。列宁指出：“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这次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危机年代，大批中小企业相继破产，“大鱼吃小鱼”的过程空前加速，垄断组织数目和势力大大增长，并在各国确立了统治地位。1907年的危机，使各国垄断组织的财势更加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它们的统治。德国卡特尔的数目1905年增加到385个，1911年再增为550——600个，它们完全控制了德国国民经济命脉。1904年，美国共有318个工业托拉斯，各重要工业部门都已为一、二个或少数几个大托拉斯所垄断，形成各部门的所谓“大王”。摩根、洛克菲勒等少数大财团成了美国的真正统治者。

其次，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各国的阶级矛盾，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在总结德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时明确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是各种矛盾的焦点，1900至1903年的危机空前加重了俄国各族人民的灾难，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危机期间，俄国工人大批失业，仅在黑色冶金业中失业人数就高达十万，即占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广大工人工资下降五分之一以上，罢工运动急剧发展，1903年共发生罢工550次，参加人数近90万人，工人在斗争中提出了“打倒专制制度”的革命口号。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和沙皇在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愤懑。1905年革命势不可挡地爆发了。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被沙皇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酷镇压下去，但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列宁写道：“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最后，危机使帝国主义各国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化，加速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二十世纪初紧接着发生的两次深刻经济危机，使市场问题空前尖锐起来。经济力

量已经大大超过英法两国、但在夺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远为落后的德国特别感到不满，它力图通过发动战争，按照新形成的实力对比来重新瓜分世界。夺得赃物最多的英、俄、法等国寸步不让，并逐渐在欧洲组成了以德、奥匈为一方，以英、法、俄为另一方互相敌对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1913年起，新的经济危机征象纷至沓来，但大战的爆发打断了危机的进程。新危机的迫近更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了极点，终于在1914年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了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三) 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使世界经济危机加深并尖锐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1920至1921年、1929至1933年和1937至1938年，相继发生了三次更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929——1933年的危机。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条件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二十年代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蕴藏着使经济危机加深的一系列因素。首先，随着生产与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和垄断组织财势的加强，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无政府状态变得日益严重。战时饱发其财的各国垄断资本，在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贪欲支配下，利用战后恢复发展经济的时机，不顾市场的现实消费能力拼命扩大生产。同战前相比，1929年日本工业生产增长了两倍，美国增加五分之四，法国增加五分之二，英国和德国也超过了战前水平。表明生产盲目扩大的企业经常开工不足，成了普遍现象。甚至在高涨顶点的1929年，企业开工率在美国仅为73%，在德国还不到65%。其次，各国垄断资本大力推行加紧压榨工人血汗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措施，进一步恶化了广大工人的处境。经常大量失业也成了普遍现象。二十年代，失业大军年平均在德国达150——200万人，在美国达220万人。国内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趋尖锐，垄断资本便采取“寅吃卯粮”的预支未来购买力的办法尽力地推销商品，以掩盖和缓和现实矛盾。二十年代，美国商品销售量的15%和汽车销售量的60%就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推销的。再其次，由于苏联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所造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进一步贫困化，以及后者民族工商业在战时和战后的某些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国外市场相对日益缩小。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扩大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增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1913年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增长了十分之五，但世界贸易仅增加十分之三。最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变得日益复杂尖锐。二十年代后期，在国际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扶植下，战败国德国经济实力迅速恢复并重新积极投入竞争；战时元气大伤的法国也利用战胜国的有利条件，很快恢复并增加了自己的经济竞争能力；大发战争财而未遭受战争破坏的日本，也以远比战前强有力的姿态投入了斗争，它们日益成为美、英两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使争夺市场的斗争再次激化。这些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使市场问题变得异常严重，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爆发的。

1929至1933年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后果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1929年初，在东南欧的波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各国先出现工业危机；同年六月，美国工业

危机开始，10月2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暴跌，危机全面展开，德国、日本迅速陷入危机；1930年年初和夏季，英国和法国又相继发生危机。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前后共持续五个年头。

1929至1933年大危机的显著特点是：工业生产猛烈持久下降，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大倒退。1932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4%，倒退到1908至1909年的水平。美国 and 德国受到的打击特别沉重，美国的生铁、钢、汽车和建筑业分别下降79.4%、75.8%、74.4%和81.5%，各后退十多年到三十年以上。在生产剧烈下降的同时，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物价下跌和国际贸易萎缩，都空前严重。危机年代，美国企业倒闭每年高达二、三万家，德国每年一、两万家。资本主义世界的全失业人数比危机前增加两倍多，最高达到3,500万人，加上半失业者共4,000——4,500万人。资本主义的批发价格平均下跌三分之二，原料跌价约近一半。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缩减三分之二，除去物价下跌因素，实际贸易量减少四分之一以上。这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生产过剩状况。农业危机同工业危机交织激荡，过剩农产品堆积如山，广大农民倾家荡产，使工业生产过剩危机特别深刻持久。

这次危机的另一特点是工业危机同货币信用危机并发，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信用体系的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溃，是信用危机的先声。在生产过剩危机迅猛发展的推动下，货币信用危机不断深化。1931年5月奥地利信用银行宣告破产，紧接着德国四大银行中的达姆斯塔特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也被迫破产，德国宣布禁止一切黄金外汇交易，实际上放弃了马克的金本位制。同年九月，英国被迫放弃英镑的金本位制，由于英镑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影响甚大，一系列英联邦国家和欧洲国家的金本位制相继塌台。同时，美国股票价格再度暴跌，到1932年跌到最低点，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比1929年下跌五分之四，美元信用也发生动摇。1933年美国银行倒闭达到高潮，危机期间全国约近半数的银行即10,500家先后倒闭，国库黄金储备急剧减少，美国政府最后被迫宣布银行“休假”，将美元贬值41%，并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制。整个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陷入瓦解状态。

这次大危机的第三个特点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境况惊人地恶化，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大量社会物质财富被资产阶级白白地浪费掉。在美国，失业人数超过1,200万人，占全国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工人的实际工资比二十年代后期降低四分之一，退回到二十世纪初的水平；农业货币收入总额减少近五分之三，大批农户先后破产。德国失业人数最高达到800万人，全国劳动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全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降低了三分之一。大批生产机构闲置不用，企业开工率降到最低点。1932年，美国加工工业开工率平均仅为42%，在危机最严重时，钢铁工业仅开工15%，汽车工业开工5%，许多工厂设备被野蛮地拆毁，仅高炉一项，在美国就毁掉92座，英国72座，德国28座，法国10座。在广大劳动人民挨饿受冻的同时，仅美国资产阶级就毁掉1,040万英亩棉花，750万亩小麦，2,300万头牛羊，并把640万头猪抛入密西西比河。巴西也有2,200万袋咖啡被扔进大海。

这次危机的第四个特点是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大大加剧了政治危机，促使帝国主义的各种基本矛盾迅速激化，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重新高涨，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速爆发。斯大林指出：“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危机年代，美国工人阶级在“我们不愿饿死，必须战斗”的口号下，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多次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人数有时高达百万之众。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数十万退伍军人为了要求生活津

贴，也组织了巨大游行。在德国，每年都有几十万工人举行几百次罢工，1930年10月柏林14万冶金工人，1931年1月鲁尔及上西里西亚35万矿山工人先后举行了大罢工。1933年1月，柏林劳动人民连续三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饥饿和减薪，反对施莱歇尔反动政府和希特勒法西斯匪徒。其他各国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急剧发展起来。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

在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各国垄断资产阶级拼命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1933年春，罗斯福和希特勒分别在美国和德国登台。罗斯福求救于反动的凯恩斯主义，搞所谓“新政实验”，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调节”，企图缓和美国严重的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结果以破产告终。希特勒在德国实行大资产阶级的公开恐怖专政即法西斯专政，疯狂镇压德国人民，同时推行“大炮代替黄油”的反动政策，大肆扩军备战，妄想从发动侵略战争中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日本、意大利也不甘落后，一方面在国内加紧法西斯统治，一方面疯狂扩军备战和对外发动侵略。德国和日本成为欧洲和东方两个主要的战争策源地。英国、法国也步法西斯国家后尘，走上了经济军事化和扩军备战的道路。战争的危險日益增加。

帝国主义者首先发动了局部战争。1931年，正处于经济危机深渊中的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北。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1936年，希特勒一方面高唱“愿意和平”和“没有领土要求”的滥调，同时却进军莱茵区，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于11月25日同日本缔结所谓“反共协定”。意大利于次年参加这个“协定”，正式结成德、日、意法西斯侵略轴心。美、英、法三国也加强勾结并形成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迅速白热化。

1929至1933年经济危机过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特种萧条，很快又爆发1937至1938年的危机。由于战云日紧，这次危机未得到充分展开，只持续一年。1938年，美国工业生产比上一年度下降21.7%，法国下降7.3%，英国下降6.5%，危机也在法西斯国家显出了迹象。新危机的来临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大战的进程。为摆脱危机，日本在1937年对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1938年春，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秋天，又侵占捷克苏台德区，并于次年初吞并了整个捷克。这就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

在法西斯国家猖狂侵略的同时，美、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则推行“不干涉政策”，制造“慕尼黑阴谋”，妄图诱使希特勒进犯社会主义苏联，结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几年当中，帝国主义各国头面人物穿梭来去，“和平”挂在口上，刀子捏在手上，大搞纵横捭阖，施展各种阴谋，预兆着更大暴风雨的即将来临。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各国纷纷参战，帝国主义大战全面爆发。历史表明，深刻的经济危机加速战争的到来，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基础上发生并迅速展开的。历史也表明，战争引起了革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其它一系列国家的革命取得了胜利。

三、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

当前，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次危机，在1973

年上半年已有迹象，到1973年底迅猛发展，很快席卷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一次新的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目前，危机还在继续发展，沉重地打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一）当前的危机是战后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的继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变得更加激烈，引起经济危机爆发的因素有了新的增长。各国垄断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引起国内市场相对日趋缩小；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使帝国主义国际市场显著缩小；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相继独立，许多国家坚持自力更生，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和抵制帝国主义的控制和经济渗透，使帝国主义扩大国外市场受到了新的限制；战后实力得到恢复的日本、西德等国再度投入国际市场的斗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参加到帝国主义行列，加紧同美帝争夺，更使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斗争变得空前尖锐复杂。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帝国主义的国内外市场趋于缩小，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问题更加尖锐。另一方面，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它们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搞赤字财政和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各种手段人为地刺激投资，膨胀生产能力。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在1946年只有148.5亿美元，1972年增加到884.4亿美元，二十七年间增加的固定资本累计达11,269亿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人为地盲目扩大的生产能力，必然和日益相对缩小的国内外市场发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使战后再一再爆发危机。

战后的危机比以往更加频繁，周期进一步缩短了。十九世纪先后发生八次危机，周期平均十年左右；二十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生五次危机，周期缩短为七、八年；战后危机更加频繁，周期进一步缩短到四至六年。在这次危机爆发以前，美国在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和1969—1970年已相继发生五次危机，周期平均约为五年。日本在二十年中发生六次危机，英国发生五次危机，西德发生四次危机，周期也大约为五年左右。

1957—1958年的危机，是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危机。这次危机中，美国工业下降13.7%，日本下降10%，法国下降9.6%，西德下降3.1%，英国制造业下降3.6%。

战后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还往往和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交织并发，彼此促进，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更深的困境。

当前这次危机，是战后历次危机的继续和发展，1971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渡过危机之后，又开始了盲目扩大固定资本投资。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在1973年比1972年猛增113亿美元，是战后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同年日本固定资本投资增加十万亿日元，增长率达25.8%，远远超过战后日本固定资本投资平均增长率17.8%的水平。西德也增长一百亿马克。固定资本投资的大规模增加，迅速扩大了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却依然日趋缩小，因而很快又爆发了这次新的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

早在1947年，毛主席就曾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战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直接原因，也是当前这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最近，美帝和苏修一唱一和大肆宣扬危机是石油涨价造成的。这是别有用心 的奇谈怪

论。石油涨价是在1973年10月以后，而一百多年来经济危机已爆发多次，用近年来出现的事实解释一百多年来一再出现的现象，正如用群众“消费不足”的古老事实来说明近代危机一样的荒谬。就这次危机来说，一些工业的生产下降，是出现在石油涨价之前，而且石油作为燃料在工业成本构成上只占1%，把这场严重生产过剩的危机归根于石油涨价显然是十分荒唐的。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不断提高工业品的价格，竭力压低第三世界石油和原料价格，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波斯湾的石油标价，1947年每桶为2.17美元，六十年代压至1.79美元。另一方面，发展中的国家从帝国主义进口的28种基本商品，1947年到1973年平均价格却上涨了350%以上。第三世界受到双重损失。现在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用石油作武器进行反帝、反霸、反剥削掠夺、反转嫁危机的斗争，完全是正义的行为。如果说石油提价使帝国主义受到“损失”，那恰好证明帝国主义过去的巨额利润是建筑在剥削第三世界人民的基础上。美苏两霸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罪恶推到被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头上，是倒打一耙的强盗逻辑，其目的，是为了欺骗国内人民，并对阿拉伯国家进行讹诈，妄图继续向第三世界转嫁危机。

（二）当前危机的深刻性及其不同于战后历次危机的特点

这次危机虽然是战后历次危机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具有不同于战后历次危机的特点。

第一，这次危机来势猛，发展快，时间长，危机的许多标志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战后历次危机。

生产过剩的危机必然表现为商品销售困难，存货堆积如山，生产不断下降。由于生产过剩，市场萎缩，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美国的商品销售额，1974年8月份是467.8亿美元，10月份已下降到450亿美元。商品滞销，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存货猛增，特别是消费品的库存猛增。美国制造业和贸易业的存货额在1973年底是2,213亿美元，到1974年8月底已增加到2,510亿美元。日本1974年秋季的库存量比上年秋季增加约30%，库存量达到战后最高水平。美国小汽车有200万辆卖不出去，西德有100万辆卖不出去。日本光电视机就积压了120万台。在英国，与广大劳动人民挤在贫民窟里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五万套空楼搁置，无人租用和购买。这些都是战后未有过的严重现象。

商品找不到销路，库存猛增，就促使生产下降。从1973年11月开始，美国、英国、日本、西德、意大利、法国的生产都已相继下降。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至今已达十四、五个月，时间之长已相当和接近战后延续最久的危机。日本工矿业生产到1974年11月已下降13.4%。下降幅度超过了战后历次危机。美国工业生产的三大支柱：建筑、汽车、钢铁的生产都在下降，建筑业和汽车业的情况更糟。小汽车产量在1974年1月至11月比1973年同期减少200万辆。住房建筑在1974年11月比1973年1月下降了60%。美国报刊惊呼：“住房建筑业已陷入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暴跌之中。”美国的建筑业是工人人数最多的部门。汽车业的工人虽不如建筑业多，但在美国，与汽车工业直接有关的部门就占着全部就业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两个部门都消耗着其他许多部门的产品。因此，建筑和汽车的生产大幅度下降，必将促使整个工业生产进一步恶化。

在生产下降的同时，由于商品滞销，存货堆积，又出现了大量销毁商品，以维持垄断价

格的荒唐现象。1974年7月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西亚牛奶公司，将38,000加仑（约57万斤）鲜牛奶倒进臭水沟。还有资本家宰奶牛，淹小鸡。在日本，资本家烧棉布，毁蜜桔。这些荒唐现象，使人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社会瘟疫。”

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大量企业倒闭，股票价格下跌。在这次危机中，由于商品滞销，生产下降，亏损过巨，周转不灵，已经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1974年日本倒闭的企业达11,681家，是战后以来最高纪录。美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在1974年都有大量企业倒闭。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企业大银行也卷入了倒闭的浪潮。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拥有资产50亿美元，存款37亿美元，在1974年10月宣告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事件。在日本，倒闭了实力雄厚的阪本纺织公司。此外，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英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雷兰德汽车公司，都因亏损过巨，资金周转不灵，岌岌可危，要求援助。这都是战后历次危机中罕见的。

大量企业倒闭，一些大企业大银行也处于亏损和财政困难中，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市场上来，股票价格出现了少见的长期持续暴跌。伦敦股票价格指数1974年12月比1972年5月的最高点下跌了72%，超过三十年代大危机时期52%的下跌幅度。美国1974年12月的股票价格指数比1973年1月的最高点下跌了近50%，各种股票价格下跌总额达5,000亿美元。这种暴跌使得各国垄断资本家胆战心惊，因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是随着股票价格暴跌而迅速展开和日益恶化的。

一爆发经济危机，资本家必然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的恶果。这次危机爆发以来，资本家大批解雇工人，失业人数急剧增加。1974年12月，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为650万人，达战后失业人数的最高水平。日本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失业人数也在创战后最高纪录。法国失业人数已达69万人，远远超过战后最高水平。据不完全统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已高达一千多万人，还有更多的半失业者未计算在内。有些部门的失业情况更为严重。美国汽车工业被解雇工人已占汽车业总劳动力的四分之一。美国芝加哥的建筑工人，四个人中就有三个人失业。垄断资本家利用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使得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有的工人因付不起伙食费只好到杂货店去买狗食、猫食充饥。许多工人因无钱付房租只能住在废弃的汽车壳中和鸡棚里。在失业和贫困中，有的工人竟只能依靠卖血维持生活。一个青年工人在1974年11月的一天中去过三个血库。他痛苦地说：“没有工作，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取得收入。眼看着自己的鲜血一滴一滴地在那里积多起来，再没有比这种时候感到更凄惨的了。”这就是失业工人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危机的血泪控诉。

以上的情况表明，这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很多方面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战后历次危机，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日益深化。

第二，和这次生产过剩危机并发的通货膨胀，比战后历次经济危机中的通货膨胀都更为严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中，出现了一个与战前危机不同的新现象：物价上涨，而不是物价下跌。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除在战后第一次危机中下跌1%以外，在其余的四次经济危机期间，就依次上升了0.5%、2.7%、1%和5.9%。在这次危机中，物价上涨更远远超过战后历次危机。1974年10月各国消费物价同一年前相比：美国上涨了12.2%，为六十年代平均上涨幅度的五倍多；英国上涨17.1%，为六十年代的五倍；法国上涨14.9%，为六十

年代的三点七倍；西德上涨7.1%，接近六十年代的三倍；日本和意大利的上涨幅度更大，分别达到26.2%和25.7%。

为什么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到这次危机中又发展得特别严重呢？这是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剥削，对外扩张，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果，也是它们为了缓和危机，奉行凯恩斯的学说，人为地刺激经济的结果。

凯恩斯依据他的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谬论，宣扬扩大政府开支就可以医治危机，并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推行赤字财政，大搞扩军备战，实行膨胀政策。凯恩斯叫嚣建造金字塔、战争以至地震都是可以扩大政府开支的好事，甚至胡说什么“如果货币能象农作物一样生长或象汽车一样制造，就可以避免或减轻危机。”这种主张适应了垄断统治集团对内加强剥削、对外加紧扩张和摆脱危机的要求，因此，成为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的政策。

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积极扩大政府开支，为了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军费开支增长更快，这就使得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46年到1970年度累计，剔除财政盈余，共达740亿美元。近年来，美苏争霸越来越激烈，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财政赤字就越来越多。美国从1971年到1975年度（1975年度为估计数）五年的财政赤字共约1,000亿美元，已经超过战后头25年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无非是多发纸币和钞票。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即市面纸币流通量加上活期存款），从1939年的373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7月的2,770亿美元，三十多年来几乎增长八倍。美国的公债已达5,000亿美元。由于公债也可转化为银行存款而投入流通，就和政府直接发行纸币起着同样的作用。巨额的纸币和公债一起拥到市场上流通，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需要的数量，必然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加上垄断资本家哄抬物价，就引起物价急剧上涨。

垄断资本刺激经济的膨胀措施，还包括实行信贷膨胀，人为地扩大投资和消费，制造虚假“繁荣”。信贷膨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降低银行利息率，扩大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另一种是推行消费信贷，用赊销和分期付款的办法推销“过剩”商品。这种人为地扩大投资和消费的信贷膨胀，近年来进展特别快。美国商业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1970年为2,917亿美元，到1972年增加到4,445亿美元，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工业增长速度。另一方面，预支人民购买力的赊购债务到1973年底已高达8,000亿美元。这样人为地刺激投资和消费，使虚假的购买力迅速膨胀，也必然造成物价飞速上涨。

但是，用这一套“反危机”措施来刺激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可以制造暂时“繁荣”的假象，决不可能消除危机。因为在通货膨胀下，工资始终落在物价上涨后面，资本家在生产领域剥削工人以后，又在流通领域中对劳动人民进行再剥削，这就直接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推行分期付款的赊销，不但价格更高，而且是“寅支卯粮”，更进一步缩小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这样，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就难以发展。在人为地刺激投资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家虽然可以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但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终究要以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的发展为基础。当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由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出现生产过剩时，必然引起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也出现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危机。尽管垄断资本进一步加强“反危机”措施来刺激经济，使危机在还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延续时间和严重程度时，就被人为地拖延过去。但是，生产能力过剩同有支付能力需求缩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人为刺激的投资使生产能力越来越大，

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则因通货膨胀的发展和各种压榨加强而越来越低，积累的生产过剩就越严重，危机的爆发就越迅速。因此，战后的危机更加频繁。特别是前次危机之后不到三年又爆发了这次更严重的危机，更表明矛盾积累之深。

用通货膨胀等“反危机”措施来刺激经济，必然使矛盾越积越深；而矛盾越积越深，需要的人为刺激更大，又必然出现新的恶果。犹如对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不断地打吗啡针，即使能起暂时的兴奋作用，也必然迅速走向反面，不但吗啡的兴奋作用要消失，而且会出现吗啡中毒。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正是这种情况。危机这个不治之症更加严重，同时，通货膨胀也已发展成为严重的恶性病了。持久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恶性发展，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引起的物价飞涨，使劳动人民连最低下的生活水平也维持不了。民怨沸腾，在美国连四岁的小孩也参加了抗议物价上涨的游行示威。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已迫使各国统治阶级一再表态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既耽心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引起整个货币信用制度的崩溃，又害怕物价飞涨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发展。

当前陷入经济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进退两难，走头无路的窘境。如果继续扩大开支，放松信贷，进一步人为地刺激资本家投资，以摆脱生产下降，必然会给通货膨胀继续加码；如果实行减削政府开支，紧缩信贷，以求制止通货膨胀，又势必促使生产进一步下降，给经济危机火上加油。面对当前这两种同时并发的恶症，各国统治阶级一筹莫展，拿不出什么办法来。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都还在继续发展。有的资产阶级报刊惊呼：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象对毒药已经产生免疫力的超级老鼠一样，凯恩斯主张的国内控制需求的做法对它已经不起作用了。”凯恩斯的学说曾经被吹捧为“救治危机”的灵丹妙药，如今竟被视为不起作用的毒药，这既可说明凯恩斯学说的破产，也反映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和深刻。

第三，同这次生产过剩危机并发的金融危机，比战后多次经济危机中的金融危机都更为严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都与金融危机交织并发。这种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发生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的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的信用下降，人们纷纷抛售这种货币，抢购黄金、物资或其他较稳定的货币，以致外汇行市波动，国际金融关系混乱。但当前的金融危机比战后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中的金融危机都要严重。这首先是由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在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陷于崩溃的基础上爆发的。

战后，美帝倚仗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政治经济势力，在资本主义各国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定美元同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其他各国的货币则与美元确定固定的比价。美元同黄金一样，可以作为国际结算工具和支付手段。这样就使美元成了等同于黄金的“世界货币”。由于美帝长期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海外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也日益扩大，出多入少，造成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使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美元泛滥于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的信用日益下落。六十年代以来，美元危机越来越严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再发生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国家较硬货币的现象，实际上美元同黄金的比价已大大降低。1971年美国对外贸易由于竞争能力减弱，外贸顺差转变为外贸逆差，更扩大了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不得不宣布停止各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随后，又实行了两次美元贬值。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再维持本国货币同美元的固定机价，实行浮动汇率。这样，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

实际上不再以美元为中心，而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又爆发新的金融危机，抢购黄金的浪潮连续不断，自由市场每盎司黄金早已突破190美元大关，超过官定比价每盎司黄金等于42.2222美元的四倍以上。外汇行市经常一日数变，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无法稳定，国际贸易难以议价结算，甚至撕毁合同，资本主义各种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一片混乱。这也是战后罕见的。

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四分五裂，国际经济关系一片混乱的状态下又爆发了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更加严重；而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日益严重，反过来又加剧了各国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国际金融危机更加严重？第一，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日益困难，纷纷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在1974年，国际收支逆差国家之多，数额之大，是过去所没有的。其中，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尤其严重，都在90亿美元左右。为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不少国家大借外债。1974年底，意大利所欠外债已达138.4亿美元，而它的黄金储备只有3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运往国外作债款的抵押。依靠巨额外债支撑经济是很危险的，一旦无力偿债或告贷无门，就可能出现经济崩溃，并引起连锁反应。一些国家的这种岌岌可危的经济局势，使各国的统治阶级极为担心，有的甚至提出要组织“应急消防队”来防止出现崩溃和连锁反应。巨额的不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还加剧了外汇行市的猛烈波动，助长了外汇投机和长期持续的抢购黄金风，使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市场更加紊乱。第二，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并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各国国内的有利投资场所进一步缩小，使得各国流出国外的货币资本激增。这种数额越来越大的货币资本游荡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追逐高利，投机倒把，更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金融市场的紊乱。

为什么金融危机的日益严重反过来又加剧了各国的经济危机呢？第一，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它们除了借债以外，一方面必然极力扩大商品出口，另一方面又必然要限制商品进口。尽管这些国家的头目频繁集会，口头上都叫嚷不能限制进口，但实际上都在或明或暗地加强限制进口和扩大出口的措施。这就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国际市场的贸易战，使各国的国际市场进一步趋于缩小，从而加深了各国的经济危机。第二，由于想改变国际收支逆差的状况（同时也是为了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提高利息率，以防止本国货币资本大量外流，并有利于吸收外国资金。因此，各国近一年来的利率水平一般维持在年息一分三、四厘左右，甚至高到一分八厘，远远高于1972年以前年息四至五厘左右的一般利率水平。但这种高利率同时又是收缩工商业信贷的手段，它使国内工商业的负担增加，起着促使生产下降的作用，也就加深了各国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和严重的金融危机交织并发，并且相互作用而愈益深化，使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顾此失彼，进一步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

以上的情况说明，当前的生产过剩危机极为严重，又和多种病症同时并发。同这次生产过剩危机并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都比战后历次危机更为厉害，更为深刻。这些病症仍在互相作用，愈益加深，继续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经济危机已经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动荡。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纷纷被迫换马，各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面对当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一片悲鸣。他们哀叹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处于空前未有的紧张状况”；“从现在起，我们的日子将比我们这一代人所经过的任何时候都

更加难过”。这种阴郁低沉的语调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腐朽没落。

四、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当经济危机的风暴猛烈地袭击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自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上也是困难重重，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反映。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之后，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国家政权的蜕变，就使得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整个国家经济命脉，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苏联的经济基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都是建立在对工农大众的残酷压榨之上，是最腐朽最反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已经极大地破坏了苏联的生产力，造成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1972年的工业生产增长率已下降到7%以下，农业生产更是严重萎缩，并且使苏联的整个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

第一、工业畸形发展，军火生产恶性膨胀，民用工业停滞不前。

苏修为了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长期以来，把巨额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扩军备战，疯狂地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苏修把工业投资的85%左右用于生产资料生产，特别是军火生产，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仅占15%左右。六十年代以来，更加速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进程。现在，苏联约有60%的工业企业是为军事目的而生产，产业工人中有三千万到四千万人为军事工业服务。苏修的科技研究也具有鲜明的军事化性质。这就造成了工业畸形发展，军火生产恶性膨胀，而民用工业则停滞不前。近年来，苏修的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几乎没有增长，1972年一些重要的消费品如牛奶、砂糖、植物油、皮鞋等的实际产量还低于1971年。但军火工业的年增长率却高达16%，许多武器成倍成十倍地增长。据报道，苏修的洲际导弹十年中增长了十四倍；核潜艇四年间增长了四倍半以上；军用飞机五年间增长了50%；海军军舰吨位十年来增加了将近一倍；坦克、大炮也在年复一年地大量增加。大炮挤掉了黄油。民用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落后状态愈益严重，市场消费品的供应更加紧张，使苏修的所谓“福利计划”成为笑柄。

第二、农业严重衰退，连年减产。

苏修叛徒集团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使苏联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重新沦为农奴，遭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农村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剥削和压迫，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广大农民生产情绪低落，出工率不到45%。大量农民被迫离乡背景，另谋生计，近几年来，每年流入城市的达200万人，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加之农业机械量少质劣，化肥、电力供应不足，因而大量土地荒芜，耕地面积连年缩小，目前荒废土地达5,000万公顷以上，

占全国耕地面积四分之一。这一切都使农业生产每况愈下。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紧和美帝争霸世界，不但压缩民用工业投资，而且把农业资金大量投入军事生产。仅1966年至1970年就将农业投资40亿卢布用于扩军备战，更加剧了农业危机。从1965年至1974年的十年中，苏联粮食就有六年减产，而且减产幅度很大。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1971、1972两年的谷物产量比1970年共减产2,380万吨。1974年又比1973年减产12%。在这种情况下，苏修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1972年粮食进口净额达1,094万吨，1973年更增至1,905万吨，创苏联历史上进口粮食的空前记录。目前，又在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购买粮食几百万吨。苏修抢购粮食，引起国际市场粮价猛涨，从而加剧了西方物价的上涨。

第三、财政困难，内外债务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苏修的工农业生产日益恶化，而扩军备战的巨大耗费又大大超过了他们经济力量所允许的限度，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填补由于疯狂扩军备战而造成的巨大财政亏空，苏修叛徒集团使用了通货膨胀，抬高物价和征收苛捐杂税等手段，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1961年的“币制改革”，普遍提高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卢布贬值55%，1967年又普遍提高了工业品的价格，卢布进一步贬值。卢布越来越不值钱，物价不断上涨，据统计，苏修69种主要消费品国营商业的零售价格，1970年比1963年上涨了20%。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74年，物价上涨更快。自由市场更是漫天要价。劳动人民的购买能力日益降低。苏修还巧立名目，增加税收。仅居民税一项就从1960年的56亿卢布增加到1974年的167亿卢布，侵吞了职工工资的10%。苏修还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亏空，1971年，国内公债高达284亿卢布，但不能按期偿还，又采用推迟还债的变相赖债的手法掠夺劳动人民，这一切都使苏联劳动人民的贫困化日益加重。

国内资金不足，苏修叛徒集团只得四处乞求贷款。现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苏修的债主。从1964年到1974年，苏修的外债累计已达85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1970年以后借入的，如果把苏修从它的所谓“兄弟国家”强行借来的钱计算在内，苏修所负外债已达一百多亿美元。无怪西方报刊评论说：苏修在世界上是“军事上的恶霸，经济上的乞丐”。

第四、失业人口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日益贫困。

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苏修叛徒集团用以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就规定工厂企业的经理，在追逐高额利润的要求下，“可以自行决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并有权对职工进行奖励和惩罚”。劳动力在苏联重新成为商品，被解雇的工人日益增加。近年来苏修广泛推行所谓“谢基诺经验”，不断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裁减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这种方法一方面使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在业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更使大批工人被解雇、失业。到1971年7月止，仅实行“谢基诺经验”的121个企业，就裁减了65,000人。据报道，苏联的就业人数只占劳动力总数的92.4%，也就是有7.6%的劳动力因找不到工作而失业，失业率比许多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高得多。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失业流动人口，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被解雇的工人，为生活所迫，四处奔跑，寻求职业，处境非常悲惨。一个叫加丽雅的青年女工，只因为未上夜班，便被开除，并剥夺了她的公民证。由于失去了公民证，再也找不到工作，在另外的城市漂泊了两个月，终于被迫自杀。这是苏联今天千百万失业工人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也患着各种严重病症，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是苏修经济陷入危机的根源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也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 and 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在苏联，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社会化的巨大成果就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占有，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用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正是苏联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根源。

在苏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必然表现为生产能力的盲目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苏修叛徒集团依靠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使各部门、各企业为追逐利润而盲目扩大生产，使整个社会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对劳动人民的巧取豪夺日益加强，使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因此，苏联的生产能力盲目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愈益缩小的矛盾正在越积越深。当前，这种矛盾的爆发形式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完全一样，是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度国家垄断以及疯狂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有关的。

由于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程度更高，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国家机器对经济的干预不但更直接，而且带有更大的强制性，更富于侵略性和掠夺性。这就使得苏修叛徒集团悍然不顾他们经济力量所允许的限度，加紧和美帝争霸世界，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大力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使苏联的整个经济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战争经济。据估计，苏联目前的军费已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军费，甚至有所超过，而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因此，苏修已经成为军火生产恶性膨胀的世界“冠军”。这种军火生产的恶性膨胀，“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给苏联广大劳动人民“造成军事苦役营”，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建立起天堂”，大大加剧和加速了苏联的阶级分化，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贫困。这种军火生产的恶性膨胀，使导弹、原子弹、氢弹以及各种常规武器成倍地成十倍地增加。大量军火积存并不断增加，既不能供人民消费，又不能投入再生产过程，结果只能使重工业越来越脱离轻工业和农业而畸形发展，使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停滞衰落。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使生产增长率愈来愈低，劳动人民的消费愈益缩减，从而使国民经济的混乱状态更加难以克服。但是，由于军火生产的恶性膨胀侵夺了庞大的生产能力，也就使得生产能力盲目扩大和消费能力日益缩小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的爆发形式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是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决不意味苏修的高度国家垄断和疯狂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可以逃脱危机，正如前面分析危机在各方面的主要表现所表明的那样，它只能使危机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病症更加严重。斯大林在1939年分析当时纳粹德国的经济状况时曾经指出：“把国内经济转上战时经济轨道，就是使工业循着片面的军事的趋向发展，极力扩大专供战争需要而与居民消费无关的那些物品的生产，极力缩小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特别是缩小居民消费品的出售，因而缩

小居民的消费额，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苏修现在走的正是当年希特勒走的这条扩军备战的老路，有的地方甚至超过希特勒。毫无疑问，随着矛盾的日益激化，苏修必将陷入更加深刻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

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使苏联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越来越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则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苏联报刊透露，苏联今天存在的“经济困难家庭”，“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这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斗争。今天苏联人民日益觉醒，怠工、旷工、罢工和游行示威，与日俱增。苏修加紧对外扩张，与美帝的争夺愈演愈烈，到处搞干涉、控制、颠覆的阴谋活动，也不断遭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痛斥和反抗，陷入极端孤立和狼狈的境地。内外交迫的处境，使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复杂。“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化，必将加速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走向灭亡。苏联人民必将把苏修叛徒集团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苏联重建设有危机的社会主义制度。

五、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在促使 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

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的具体反映，同时它又加剧了世界各种基本矛盾，促进了革命和战争因素的增长，使天下大乱的形势，越来越乱了。

（一）当前的经济危机促进了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

首先，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垄断资产阶级摆脱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把危机灾难转嫁给本国劳动人民。但这次危机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爆发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只能遭到本国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革命形势将进一步发展。

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遭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困苦不堪，因而保卫自己生存权利的各种斗争，连绵不断。这次危机中，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哄抬物价，解雇工人，加强剥削，降低工资，更激起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一年多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抗议物价上涨，反对解雇，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有了新的高涨。罢工斗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在美国，1974年上半年工人罢工斗争达3,240起，参加人数达160万人，比前年同期增加65万人。许多地方的罢工时间特别长，如加利福尼亚州太阳谷橡胶工人罢工，从1973年3月至今已坚持了21个月之久。在英国，1974年头8个月全国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比1973年全年损失的工作日还要多。在意大利，上千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罢工就有四次。日本春季斗争参加者有九百多万，比前两年的规模都大。除了工人罢工以外，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经济危机的发展和革命因素的进一步增长，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普遍处于动荡之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危机也加剧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加深了民族压迫，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

是愈益尖锐，使政局动荡不定。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惶惶不安，美苏两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形势的一般特征是：“（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种革命形势总是紧随危机而来。当前的经济危机正在造成新的革命形势。虽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但危机的深入发展，将使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更容易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要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就能够冲破这种薄弱环节，夺取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资产阶级则“**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为此就利用包括修正主义集团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因此，斗争必然是复杂的，曲折的，但光明终究要战胜黑暗，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

其次，美苏两霸和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亚非拉国家的原料和劳动力、商品市场等，一直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更要通过大力倾销商品，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原料价格，加紧资本输出，向亚非拉国家转嫁危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使帝国主义失去了进行掠夺和转嫁危机的大片地盘。现在，第三世界日益觉醒壮大，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并且已经从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发展到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帝国主义不但不能象以往那样随意地向第三世界转嫁危机，而且已经受到反转嫁斗争的沉重打击。第三世界产油国运用石油作武器进行反帝反霸反转嫁危机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赫战果。

亚非拉地区的石油长期是帝国主义吮吸高额利润的源泉。据美国官方统计，1947年至1972年的二十七年间，美国石油垄断资本从第三世界产油国榨取的利润就达400亿美元。苏修在掠夺产油国方面也不甘落后。它不仅利用高价军火和“经援”换取低价石油和天然气，而且又以高价倒卖给西欧国家，转手之间就获得几倍暴利。“石油武器”的运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并且揭露出当代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所以致富的秘密之一，就是靠杀价掠夺第三世界的原料而攫取高额利润。石油斗争的胜利给发展中国家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原料出口国纷纷组织起来，保护民族资源，维护原料价格，反对转嫁危机。第三世界自觉地拿起原料作为反帝反霸反转嫁危机的武器，这是一个新事物，使得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更加惶恐不安，它们赖以致富的一个重要源泉被第三世界掌握起来了。

一年多来，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中反掠夺、反剥削、反转嫁危机的斗争越来越深化。帝国主义向第三世界转嫁危机的可耻行径，使第三世界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当前，发展中国家为了进一步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已经着手改变殖民主义强加的单一经济，减少对进口工业品和粮食的依赖，根据本国资源条件，自力更生，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济。这不但将使帝国主义更难转嫁危机，而且将进一步缩小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国外市场，在经济上更沉重地打击帝国主义。

第三世界在进一步巩固政治独立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经济领域开展的这一系列反剥削、反转嫁危机的强有力的斗争，表明世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进入了一个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当前革命因素增长的一个突出标志。

当然，超级大国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吃惯了的一块块肥肉。美苏两霸使用了一切手段来破坏第三世界反掠夺、反剥削、反转嫁危机的斗争，甚至威胁要使用武力。因此，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但可以断言，超级大国的破坏和捣乱活动终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在第三世界团结反霸的胜利形势下，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欺负、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也有发展。这些国家开始认识到：只有同第三世界平等相待，加强联系，才能有效地反对超级大国。

第二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美帝或苏修的控制、威胁和欺负。美国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在第二世界掠夺了大量超额利润，仅在西欧，在六十年代平均每年就获得利润112亿美元。苏修以“大家庭”为幌子，实际上把东欧一些国家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和经济附庸。苏修对东欧的“贷款”累计达100多亿美元，对东欧的出口占苏修出口一半以上。仅1973年，苏修就从东欧国家的出口中获得30多亿美元的额外利润。这次危机爆发后，美帝苏修也都力图向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掠夺，转嫁危机。美国的“跨国公司”陆续关闭了它们在第二世界国家中设置的一些工厂，解雇大量工人，把危机转嫁给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美帝还加剧了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货币战和争夺市场的斗争，力图以邻为壑，移祸于人。苏修也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掠夺，不断提高向东欧出口商品的价格，压低从东欧进口商品价格。在苏修的压榨下，东欧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近年来，苏修趁美帝实力下降的时机，以军事为后盾，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向西欧展开政治、经济攻势。在这次危机中，它极力鼓吹“全欧基础上的合作”，企图把西欧纳入它的“大家庭”内，让它剥削、宰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威胁。

当前，一个反帝反殖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在斗争中迅速形成和扩大。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包括亚非拉以及其它地区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超级大国控制、欺负的第二世界国家，是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可以争取的一支力量。美苏两霸处于空前孤立和狼狽不堪的境地。“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太长了。

（二）当前经济危机加剧了美苏两霸的争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增长

这次危机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加紧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争夺世界霸权的形势下爆发的。危机的爆发加剧了美苏两霸的矛盾，加剧了美苏两霸的争夺。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问题更加尖锐，危机更加频繁。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对外扩张，把它作为逃避危机的重要手段。美帝苏修已经不只一次地以发动战争、进行武装侵略来摆脱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1948年至1949年，美国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帝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朝战争。以后，从1953年到1961年8月间，美帝又连续爆发了三次危机。为了避免陷入新的危机，美帝在六十年代发动并扩大了侵越战争。苏修在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以后，同样地依靠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对外扩张来摆脱国内日益深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它加紧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到1968年，竟悍然出兵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实证明，战后的历次

危机，都是以不同形式与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相联系的。

帝国主义的危机愈深，争夺霸权愈益激烈，不仅会爆发局部战争，往往引导到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在1939年，毛主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这样。当前这次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加剧了美苏两霸的争夺，会不会引导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呢？

历史当然不会简单地重演。当前争霸世界的，既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法俄集团和德奥匈集团，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美法集团和德意日集团，而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第三世界的日益壮大，受苏美两霸欺负的第二世界发达国家也同第一世界的美帝苏修发生尖锐的矛盾，这种形势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有所不同。但是“**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很值得我们注意。今天，面临严重政治经济危机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重复着三十年代希特勒的“大炮代替黄油”的道路，全副武装往战争舞台上跑。美帝也企图通过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军事化和战争来摆脱危机。苏美两霸一方面紧锣密鼓积极准备战争，同时口里却唱着骗人的“缓和”、“裁军”、“持久和平”之歌。这和当年希特勒宣扬“裁减军备”、“希望和平”的甜言蜜语一模一样，都是为了欺骗人民，掩盖侵略。他们大讲“缓和”，大讲“和平”，恰好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持久和平。

现在，美苏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特别在欧洲及邻近地区的争夺越演越烈。欧洲是现代工业和金融贸易集中的一个主要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都是美苏两霸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重点地区，是它们具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地方。谁要称霸世界，谁就必须控制欧洲。因此，欧洲就成了美苏争夺的重点。地中海是欧洲的南翼，中东和波斯湾是欧洲的侧翼和能源的重要供应地，又是两霸重要的商品市场、军火市场和投资场所，这些地方也是它们控制欧洲和争霸世界的必争之地。去年以来，两个超级大国的头面人物异乎寻常地在世界各地，东奔西窜，跑个不停。特别是在欧洲，中东到波斯湾这一条线上，飞来穿去，进行着紧张的秘密的穿梭外交活动，准备闹事。当前，在欧洲，它们集结了大量军队，紧张对峙；在中东，它们剑拔弩张，并不断叫嚷可能爆发新的中东战争；在地中海和波斯湾到印度洋，它们增派舰队，竞相炫耀武力。它们还拼命争夺军事优势，特别是核优势。这一切都说明，风紧云重，险象环生，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美苏两霸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但是，玩火者必自焚，它们发动世界大战，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总之，随着资本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革命的因素在增长，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但是，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同时，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战备。我们要在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